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廣異記 八

○巴人

巴人好群伐樹木作板。開元初，巴人百餘輩自襄中隨山伐木，至太白廟。廟前松樹百餘株，各大數百圍。群巴喜曰：「天贊也！」止而伐之。已倒二餘株。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，謂巴曰：「此神樹，何故伐之？」群巴初不輟作，老人曰：「我是太白神，已倒者休。乞君未倒者，無宜作意。」巴等不止。老人曰：「君若不止，必當俱死，無益也。」又不止。老人乃登山呼：「斑子！」條爾，有虎數頭相繼而至，噬巴殆盡，唯五六人獲免。神謂之曰：「以汝好心，因不令殺，宜速去也。」

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。有詔修理內殿，楊國忠令人至山所，宣敕取樹，作板以用焉，神竟與之。

○費忠

費州蠻人，舉族姓費氏。境多虎暴，俗皆樓居以避之。開元中，狄光嗣為刺史，其孫博望生於官舍。博望乳母婿費忠，勁勇能射。嘗自州負米還家，山路見阻，不覺日暮。前程尚三餘里。忠懼不免，以所持刀刈薪數束，敲石取火，焚之自守。

須臾，聞虎之聲，震動林藪。忠以頭巾冒米袋，腰帶束之，立於火光之下，挺身上大樹。頃之，四虎同至，望見米袋，大虎前躍，既知非人，相顧默然。次虎引二子去，大虎獨留火所，忽爾脫皮，是一老人，枕手而寐。忠素勁捷，心頗輕之，乃徐下樹，扼其喉，以刀擬頸。老人乞命，忠縛其手而詰問之。云：「是北村費老，被罰為虎。天曹有日曆令食人。今夜合食費忠，故候其人，適來正值米袋，意甚鬱快，留此須其復來耳，不意為君所執。如不信，可於我腰邊看日曆，當知之。」忠觀歷畢，問：「何以救我？」答曰：「若有同姓名人，亦可相代。異時事覺，我當為受罰，不過日饑餓耳。」忠云：「今有南村費忠，可代我否？」老人許之。

忠先持其皮上樹杪，然後下解老人。老人曰：「君第牢縛其身附樹，我若人皮，則不相識。脫聞吼落地，必當被食。事理則然，非負約也。」忠與訣，上樹，擲皮還之。老人得皮，從後腳入，復形之後，大吼數聲乃去。忠得還家。

數日，南村費忠鋤地遇啖也。

○虎婦

唐開元中，有虎取人家女為妻，於深山結室而居。經二載，其婦不之覺。後忽有二客攜酒而至，便於室中群飲。戒其婦云：「此客稍異，慎無窺覷。」須臾皆醉眠。婦女往視，悉虎也。心大驚駭，而不敢言。久之，虎復為人形，還謂婦曰：「得無窺乎？」婦言：「初不敢離此。」後忽云思家，願一歸覲。

經日，夫將酒肉與婦偕行。漸到妻家，遇深水，婦人先渡，虎方褰衣，婦戲云：「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？」虎大慚，遂不渡水，因爾疾馳不返。

○稽胡

慈州稽胡者，以弋獵為業。唐開元末，逐鹿深山。鹿急走投一室，室中有道士，朱衣憑案而坐。見胡驚愕，問其來由。胡具言姓名，云：「適逐一鹿，不覺深入。」辭謝衝突。道士謂胡曰：「我是虎王，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，一切獸各有對，無枉也。適聞汝稱姓名，合為吾食。」案頭有硃筆及杯兼簿籍，因開簿以示胡。胡戰懼良久，固求釋放。道士云：「吾不惜放汝，天命如此，為之奈何？若放汝，便失我一食。汝既相遇，必為取免。」久之，乃云：「明日可作草人，以己衣服之，及豬血三斗，絹一匹，持與俱來，或當得免。」胡遲回未去，見群虎來朝。道士處分所食，遂各散去。胡尋再拜而還。

翌日，乃持物以詣。道士笑曰：「爾能有信，故為佳士。」因令胡立草人庭中，置豬血於其側。然後令胡上樹，以下望之，高餘丈，云：「止此得矣，可以絹縛身著樹，不爾，恐有墜落。」尋還房中，變作一虎。出庭仰視胡，大嗥吼數四，向樹跳躍，知胡不可得，乃攫草人，擲高數丈，往食豬血盡。入房，復為道士，謂胡曰：「可速下來。」胡下再拜，便以硃筆勾胡名，於是免難。

○碧石

開元末，渝州多虎暴，設機阱，恒未得之。月夕，人有登樹候望，見一佷鬼如七八歲小兒，無衣輕行，通身碧色，來發其機。及過，人又下樹正之。須臾，一虎逕來，為陷機所中而死。久之，小兒行哭而返，因入虎口。及明開視，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焉。

○斑子

山魃者，嶺南所在有之。獨足反踵，手足三歧，其牝好傅脂粉。於大樹空中作窠，有木屏風帳幔，食物甚備。南人山行者，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。雄者謂之「山公」，必求金錢，遇雌者謂之「山姑」，必求脂粉。與者能相護。

唐天寶中，北客有嶺南山行者，多夜懼虎，欲上樹宿，忽遇雌山魃。其人素有輕齎，因下樹再拜，呼「山姑」。樹中遙問：「有何貨物？」人以脂粉與之。甚喜，謂其人曰：「安臥無慮也。」人宿樹下，中夜，有二虎欲至其所。山魃下樹，以手撫虎頭曰：「斑子，我客在，宜速去也。」二虎遂去。

明日辭別，謝客甚謹。其難曉者，每歲中與人營田，人出田及種，餘耕地種植，並是山魃。穀熟則來喚人平分，性質直，與人分，不取其多。人亦不敢取多，取多者遇天疫病。

○劉薦

天寶末，劉薦者為嶺南判官。山行，忽遇山魃，呼為「妖鬼」。山魃怒曰：「劉判官，我自遊戲，何累於君，乃爾罵我？」遂於下樹枝上立，呼：「斑子！」有頃，虎至，令取劉判官。薦大懼，策馬而走，須臾為虎所攫，坐腳下。魃乃笑曰：「劉判官，更罵我否？」左右再拜乞命。徐曰：「可去。」虎方捨薦。薦怖懼幾絕，扶歸，病數日方愈。薦每向人說其事。

○勤自勵

漳浦人勤自勵者，以天寶末充健兒，隨軍安南，及擊吐蕃，年不還。自勵妻林氏為父母奪志，將改嫁同縣陳氏。其婚夕，而自勵還，父母具言其婦再嫁始末。自勵聞之，不勝忿怒。婦宅去家餘里，當破吐蕃得利劍，是晚，因杖劍而行，以詣林氏。

行八九里，屬暴雨天晦，進退不可。忽遇電明，見道左大樹有旁孔，自勵權避兩孔中。先有三虎子，自勵並殺之。久之，大虎將一物納孔中，須臾復去。自勵聞有人呻吟，逕前捫之，即婦人也。自勵問其為誰，婦人云：「已是林氏女，先嫁勤自勵為妻，自勵從軍未還，父母無狀，見逼改嫁，以今夕成親。我心念舊，不能再見，憤恨莫已，遂持巾於宅後桑林自縊，為虎所取。幸而遇君，今猶未損。倘能相救，當有後報。」自勵謂曰：「我即自勵也，曉還至舍，父母言君適人，故拔劍而來相訪，何期於此相遇！」乃相持而泣。

頃之虎至，初大吼叫，然後倒身入孔，自勵以劍揮之，虎腰中斷。恐又有虎，故未敢出。尋而月明，後，果一虎至，見其偶斃，吼叫愈甚，自爾復倒入，又為自勵所殺。乃負妻還家，今尚無恙。

○宣州兒

天寶末，宣州有小兒，其居近山。每至夜，恒見一鬼引虎逐己，如是已數度。小兒謂父母云：「鬼引虎來則必死。世人云：『為虎所食，其鬼為佷。』我死，為佷必矣。若虎使我，則引來村中，屯中宜設阱於要路以待，虎可得也。」後數日，果死於虎。久之，見夢於父云：「身已為佷，明日引虎來，宜於西偏速修一阱。」父乃與村人作阱。阱成之日，果得虎。

○笛師

唐天寶末，祿山作亂，潼關失守，京師之人於是鳥散。梨園弟子有笛師者，亦竄於終南山，谷中有蘭若，因而寓居。清宵朗月，哀亂多思，乃援笛而吹。嘹唳之聲，散漫山谷。俄而有物虎頭人形，著白袷單衣，自外而入。笛師驚懼，下階愕眙。虎頭人曰：「美哉笛乎！可復吹之。」如是累奏五六曲。

曲終久之，忽寐，乃哈噓大鼾。師懼覺，乃抽身走出，得上高樹，枝葉陰密，能蔽人形。其物覺後，不見笛師，因大懊歎云：「不早食之，被其逸也。」乃立而長嘯。須臾，有虎□餘頭悉至，狀如朝謁。虎頭云：「適有吹笛小兒，乘我之寐，因而奔竄，可分路四遠取之。」言訖，各散去。五更後復來，皆人語云：「各行四五里，求之不獲。」會月落斜照，忽見人影在高樹上，虎顧視笑曰：「謂汝雲行電滅，而乃在茲。」遂率諸虎，使皆取攫。既不可及，虎頭復自跳，身亦不至。遂各散去。少間天曙，行人稍集，笛師乃得隨還。

○張魚舟

唐建中初，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，臺之側有別澗泊，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庵止其中。常有一虎，夜突入庵中，值魚舟方睡，至欲曉，魚舟乃覺有人。初不知是虎，至明方見之。魚舟驚懼，伏不敢動。虎徐以足捫魚舟。魚舟心疑有故，因起坐。虎舉前左足示魚舟。魚舟視之，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，乃為除之。虎躍然出庵，若拜伏之狀。因以身摩魚舟，良久，回顧而去。至夜半，忽聞庵前墜一大物，魚舟走出，見一野豕，臍甚，幾三百斤。在庵前，見魚舟，復以身摩之，良久而去。

自後，每夜送物來，或豕或鹿。村人以為妖，送縣，魚舟陳始末。縣使吏隨而伺之。至二更，又送麋來，縣遂釋其罪。魚舟為虎設一百一齋功德。其夜，又銜絹一匹而來。

一日，其庵忽被虎拆之，意者不欲魚舟居此。魚舟知意，送別卜居焉。自後虎亦不復來。

○王太

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□五六人野行，忽逢一虎當路。其徒云：「□五六人決不盡死，當各出一衣以試之。」至太衣，吼而限者數四。海陵多虎，行者悉持大棒，太選一棒，脫衣獨立，謂□四人：「卿宜速去。」料其已遠，乃持棒直前，擊虎中耳，故悶倒，尋復起去。太背走惶懼，不得故道，但草中行。可□餘里，有一神廟，宿於樑上。

其夕，月明，夜後聞草中虎行，尋而虎至廟庭，跳躍變成男子，衣冠甚麗。堂中有人問云：「今夕何爾累悴？」神曰：「卒遇一人，不意勁勇，中其健棒，因極迫死。」言訖，入座上木形中。忽舉頭見太，問：「是何客？」太懼墮地，具陳始末。神云：「汝業為我所食，然，後□餘日方可死，我取爾早，故中爾棒。今以相遇，理當佑之。後數日，宜持豬來，以己血塗之。」指庭中大樹：「可繫此下，速上樹，當免。」太，後如言。神從堂中而出為虎，勁躍，太高不可得，乃俯食豬，食畢，入堂為人形。太下樹再拜乃還，爾後更無患。

○荊州人

荊州有人山行，忽遇佞鬼，以虎皮冒己，因化為虎，受佞鬼指揮。凡三四年，搏食人畜及諸野獸，不可勝數。身雖虎而心不願，無如之何。

後佞引虎經一寺門過，因遽走入寺庫，伏庫僧牀下。道人驚恐，以白有德者。時有禪師，能伏諸橫獸，因至虎所，頓錫問：「弟子何所求耶？為欲食人？為厭獸身？」虎弭耳流涕。禪師手中繫頸，牽還本房，恒以眾生食及他味哺之。半年毛落，變人形，具說始事。二年不敢離寺。後暫出門，忽復遇佞，以虎皮冒己，遽走入寺。皮及其腰下，遂復成虎。篤志誦經，歲餘方變。自爾不敢出寺門，竟至死。

○劉老

信州劉老者，以白衣住持於山溪之間。人有鵝二百餘隻詣劉放生，恒自看養。數月後，每日為虎所取，以耗三□餘頭。村人患之，羅落陷阱，遍於放生所，自爾虎不復來。

後數日，忽有老叟，巨首長鬣，來詣劉，問：「鵝何以少減？」答曰：「為虎所取。」又問：「何不取虎？」答云：「已設陷阱，此不復來。」叟曰：「此為佞鬼所教，若先制佞，即當得虎。」劉問：「何法取之？」叟云：「此鬼好酸，可以烏白等梅及楊梅布之要路，佞若食之，便不見物，虎乃可獲。」言訖不見。是夕，如言布路之。四鼓後，聞虎落阱，自爾絕焉。

○虎婦

利州賣飯人，其子之婦山園採菜，為虎所取，經□二載而後還。自說入深山石窟中，本謂遇食，久之，相與寢處。窟中都有四虎，妻婦人者最老。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，或時含水吐其口中。婦人欲出，輒為所怒，驅以入窟。積六七年。後數歲，漸失餘虎，老者獨在。其虎自有婦人，未常外宿。

後一日，忽夜不還，婦人心怪之。欲出而不敢。如是又一日，乃徐出，行數□步，不復見虎。乃極力行五六里，聞山中伐木聲，逕往就之。伐木人謂是鬼魅，以礫石投擲。婦人大言其故，乃相率詰問。婦人云己是某家新婦，諸人亦有是鄰里者，先知婦人為虎所取，眾人方信之。鄰人因脫衫衣之，將還。會其夫已死，翁姥憫而收養之。婦人亦慙慙，乏精神，恒為往來之所狎。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。

○松陽人

松陽人入山採薪，會暮，為二虎所逐，遽得上樹。樹不甚高，二虎迭躍之，終不能及。忽相語云：「若得朱都事應必捷。」留一虎守之，一虎乃去。俄而又一虎，細長善攫。時夜月正明，備見所以。小虎頻攫其人衣，其人樵刀猶在腰下，伺其復攫，因以刀砍之，斷其前爪，大吼，相隨皆去。

至明，人始得還。會村人相問，因說其事。村人云：「今縣東有朱都事，往候之，得無是乎？」數人同往問訊。答曰：「昨夜暫出傷手，今見頓臥。」乃驗其真虎矣。遂以白縣令，命群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。朱都事忽起，奮迅成虎，突人而出，不知所之。

○虎恤人

鳳翔府李將軍者，為虎所取，蹲踞其上。李頻呼：「大王乞一生命！」虎乃弭耳如喜狀。須臾，負李行□餘里，投一窟中。二三子見人喜躍，虎於窟上俯視，久之方去。其後入窟，恒分所得之肉及李。

積□餘日，子大如犬，悉能陸梁乳，虎因負出窟。至第三子，李恐去盡，則已死窟中，乃因抱之云：「大王獨不相引？」虎因垂尾，李持之遂得出窟。李復云：「幸已相祐，豈不送至某家？」虎又負李至所取處而訣。

每三日，一至李舍，如相看。經二□日，前後五六度，村人怕懼。其後又來，李遂白云：「大王相看甚善，然村人恐懼，願勿來。」經月餘，復一來，自爾乃絕焉。

○范端

涪陵里正范端者，為性幹了，充州縣任使。久之，化為虎。村鄰苦之，遂以白縣云：「恒引外虎入村，盜食牛畜。」縣令云：「此相惡之辭，天下豈有如此事？」遂召問，端對如令言。久之，有虎夜入倉內盜肉，遇曉不得出，更遞圍之，虎傷數人，逸去。耆老又以為言，縣令因嚴詰端所由。端乃具伏云：「常思生肉，不能自致。夜中實至於東家欄內竊食一豬，覺有滋味，是故見人肥充者便欲啖之，但苦無伍耳。每夜東西求覓，遇二虎見隨，所有得者，皆共分之，亦不知身之將變。」然察其舉措，如醉也，縣令以理喻遣之。

是夜，端去，凡數日而歸，衣服如故。家居三四日，昏後，野虎輒來至村外鳴吼。村人恐懼，又欲殺之，其母告諭令去，端泣涕，辭母而行。數日，或見三虎，其一者後左足是靴。端母乃遍求於山谷，復見之。母號哭，二虎走去，有靴者獨留，前就之。虎

俯伏閉目，乃為脫靴，猶是人足。母持之而泣，良久方去。

是後鄉人頻見，或呼「范里正」，二虎驚走，一虎回視，俯仰有似悲愴，自是不知所之也。

○石井崖

石井崖者，初為里正，不之好也，遂服儒，號「書生」。因向郭買衣，至一溪，溪南石上有一道士，衣朱衣，有二青衣童子侍側。道士曰：「我明日日中得書生石井崖充食，可令其除去刀杖，勿有損傷。」二童子曰：「去訖。」石井崖見道士，道士不見石井崖。

井崖聞此言驚駭，行至店宿，留連數宿。忽有軍人來問井崖：「莫要攜軍器去否？」井崖素聞道士言，乃出刀，拔槍頭懷中藏之。軍人將刀去。井崖盤桓未行，店主屢逐之。井崖不得已，遂以竹盛卻槍頭而行。至路口，見一虎當路，逕前攫取井崖，井崖遂以槍刺，適中其心，遂斃。二童子審觀虎死，乃謳謔喜躍。

○涼州人牛

天寶時，涼州人家生牛，多力而大。及長，不可拘制，因爾縱逸。他牛從之者甚眾，恒於城西數里作群，人不能制。其後，牛漸凌暴，至數百，鄉里不堪其弊。都督謀所以擊之。會西胡獻一驚獸，狀如大犬而色正青。都督問胡：「獻此何用？」胡云：「搏噬猛獸。」都督以狂牛告之，曰：「但有賞錢，當為相取。」於是以前三百千為賞。胡乃撫獸咒願，如相語之狀，獸遂振迅跳躍。解繩縱之，逕詣牛所。牛見獸至，分作三行，己獨處中，埋身於土。獸乃前鬥，揚塵暗野，須臾便還。百姓往視，盆成潭，竟不知是何獸。初，隨望其鬥，見獸大如蜀馬，鬥畢，牛已折項而死。胡割牛腹，取其五臟，盆盛以飼，獸累啖之，漸小如故也。

○韋有柔

建安縣令韋有柔家奴，執轡，年二□餘，病死。有柔門客善持咒者，忽夢其奴，云：「我不幸而死，尚欠郎君四□五千。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償債。我求作馬，兼為異色，今已定也。」其明年，馬生一白駒而黑目，皆奴之態也。後數歲，馬可直百餘千，有柔深歎其言不驗。

頃之，裴寬為採訪使，以有柔為判官。裴寬見白馬，求市之。問其價直，有柔但求三□千。寬因受之。有柔曰：「此奴尚欠□五千，當應更來。」數日後，寬謂有柔曰：「馬是好馬，前者付錢，深恨太賤。」乃復以□五千還有柔，其事遂驗。

○姚甲

吳興姚氏者，開元中被流南裔。其人素養二犬，在南亦將隨行。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，謀害其主，然後舉家北歸。

姚所居偏僻，鄰里不接。附子忽謂主云：「郎君家本北人，今竄南荒，流離萬里，忽有不祥，奴當扶持喪事北歸。頃者以來，已覺衰憊，恐溘然之後，其餘小弱，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，伏願圖之。」姚氏曉其意，云：「汝欲令我死耶？」奴曰：「正爾慮之。」姚請至明晨。

及期，奴父子具膳，勸姚飽食。奉觴哽咽，心既蒼黃，初不能食，但以物飼二犬。值奴入持，因扶二犬云：「吾養汝多年，今奴等殺我，汝知之乎？」二犬自爾不食，顧主悲號。須臾，附子至，一犬咋其喉斷而斃，一犬遽入廚，又咋其少奴，喉亦斷，又咋附子之婦，殺之。姚氏自爾獲免。

○崔惠童

唐開元中，高都主婿崔惠童，其家奴萬敵者，性至暴，忍於殺害。主家牝犬名「黃女」，失之數日。適主召萬敵，將有所使。黃女忽於主前進退，咋萬敵，他人呵叱不能禁。良久，方退，呼之則隱。主家怪焉。萬敵首云：「前數日實烹此狗，不知何以至是。」初不信，萬敵云：「見埋其首所在，取以為信。」由是知其冤魂。

○楊氏

長安楊氏宅恒有青衣婦人，不知其所由來。每上堂，直詣諸女，曰：「天使吾與若女有。」悉驚畏而避之，不可，則言詞不遜。所為甚鄙，或裸體而行，左右掩目。因出外間，與男子調戲，猛而狡穢，擒捕終不可得。

一日，悉取諸女囊中襟衣，暴置庭前。女不勝其忿，極口罵之。遂大肆醜言，發其內事，纖毫必盡。如此□餘日。呼神巫以符禁逐之，巫去輒來，悉莫能止。乃徙家避之。

會楊氏所親自遠而至，具為說之。此人素有膽，使獨止其宅，夜張燈自臥。婦人果來。偽自留之寢宿，潛起，匿其所曳綠履。求之不得，狼狽而去。取履視之，則羊蹄也。以計尋之，至宅東寺中，見長生青羊，而雙蹄無甲，行甚艱蹇。贖而殺之，其怪遂絕。

○陳正觀

潁川陳正觀斲割羊頭極妙。

天寶中，有人詣正觀。正觀為致飲饌，方割羊頭，初下刀子，刺其熟腦，正觀暫乃洗手。頭作羊鳴數聲，正觀便爾心悸，數日而死。

○崔日用

開元中，崔日用為汝州刺史。宅舊凶，世無居者。日用既至，修理灑掃，處之不疑。

其夕，日用堂中明燭獨坐，半夜後，有烏衣數□人自門入，至坐階下，或有跛者、眇者。日用問：「君輩悉為何鬼，來此恐人？」其跛者自陳云：「某等罪業，悉為豬身，為所放散在諸寺，號長生豬。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，求死不得，恒欲於人申說，人見悉皆恐懼。今屬相公為郡，相投轉此身耳。」日用謂之曰：「審若是，殊不為難。」俱拜謝而去。

翌日，寮佐來見日用，莫不驚其無恙也。衙畢，使奴取諸寺長生豬，既至，或跛或眇，不殊前見也。歎異久之。令司法為作名，乃殺而賣其肉，為造經像，收骨葬之。他日又來謝恩，皆作少年狀，云：「不遇相公，猶□年處於穢惡。無以上報，今有寶劍一雙，各值千金，可以除辟不祥，消彌凶厲也。」置劍牀前，再拜而去。日用問：「我當何官？」答云：「兩日內為太原尹。」更問：「得宰相否？」默而不對。

○李測

李測，開元中。為某縣令。在廳事，有鳥高三尺，無毛羽，肉色通赤，來入其宅。測以為不祥，命卒擊之。卒以柴斧砍鳥，刃入木而鳥不傷，測甚惡之。又於油鑊煎之，以物覆上，數日開視，鳥隨油氣飛去。其後又來，測命以繩縛之，繫於巨石，沈之於河。月餘復至，斷繩猶在頸上。測取大木，鑿空其中，實鳥於內，鐵冒兩頭，又沈諸河，自爾不至。

天寶中，測移官，其宅亦凶。蒞事數日，宅中有小人長數寸，四五百頭，滿測官舍。測以物擊中一頭，仆然而殞，視之悉人也。後夕，小人等群聚哭泣，有車載棺，成服祭弔，有行葬於西階之下，及明纔發。測便掘葬處，得一鼠，通赤無毛。於是乃命人力，尋孔發掘，得鼠數百，其怪遂絕。測家亦甚無恙。

○天寶驢騎

天寶初，邯鄲縣境恒有魔鬼，所至村落，□餘日方去，俗以為常。驢騎三人夜投村宿，媼云：「不惜留住，但恐魔鬼，客至必當相苦，宜自防之。雖不能傷人，然亦小至迷悶。」騎初不畏鬼，遂留止宿。

二更後，其二人前榻寐熟，一人少頃而忽覺，見一物從外人，狀如鼠，黑而毛。牀前著綠衫，持笏長，五六寸，向睡熟者曲躬而去，其人遽斃。斃至二人，次至覺者。覺者逕往把腳，鬼不動，然而體冷如冰。三人易持之。

至曙，村人悉共詰問。鬼初不言，騎怒云：「汝竟不言，我以油鑊煎汝。」遂令村人具油鑊，乃言：「已是千年老鼠，若斃三千人，當轉為狸。然所斃亦未嘗損人，若能見釋，當去此千里外。」騎乃釋之，其怪遂絕。御史大夫嘗為邯鄲尉崔懿，親見其事，

懿再從弟恒說之。

○畢杭

天寶末，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，陷於祿山賊中，尋欲謀歸順而未發。數日，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，數百枚，遊戲自若，家人擊殺。明日，群小人皆白服而哭，載死者以喪車、兇器，一如土人送喪之備。仍於庭中作■冢，葬畢，遂入南牆穴中。甚驚異之，發其冢，得一死鼠。乃作熱湯沃中，久而掘之，得死鼠數百枚。後□餘日，杭以事不克，一門遇害。

○崔懷嶷

崔懷嶷，其宅有鼠數百頭，於庭中兩足行，口中作呱呱聲。家人無少長，盡出觀，其屋轟然而塌壞。嶷外孫王汶自向余說。

近世有人養女，年□餘歲，一旦失之，經歲無蹤跡。其家房中屢聞地下有小兒啼聲，掘之，初得一孔，漸深大，縱廣丈餘。見女在坎中坐，手抱孩子，傍有禿鼠大如斗。女見家人，不識主領，父母乃知為鼠所魅，擊鼠殺之。女便悲泣云：「我夫也，何忽為人所殺！」家人又殺其孩子，女乃悲泣不已，未及療之，遂死。